

Albert Mathiez 原著
楊人楩 譯註

中山文庫
法國革命史
下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lbert Mathiez 原著
楊人楩 譯註

中山
文庫

法

國

革

命

史

下冊

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初版

◆(93644.2)

中山法蘭西革命史二冊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每部定價國幣拾貳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Albert Mathiez

楊人楩

中山文化教育館

上海河南中路

朱經農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第三卷 恐怖時代

第一章 聯邦派之亂

六月二日之革命，如八月十日之革命一般，是個愛國的革命。巴黎無套褲黨得有各大城市無套褲黨之擁護，打倒吉倫德黨，其目的與他們之推倒王政相同，因為他們要譴責吉倫德黨之破壞革命戰綫。八月十日之革命是流血的，六月二日之革命並未流一點血。八月十日的人物會毫不猶疑地奪取全部市府權力。可是六月二日的人物，在表示其權利而重新確定市府之權力以後，仍讓其執行職權。他們的暴動委員會竟任郡政府及市府反客為主地派人參加。由牠重新賦予職權的合法市府，努力要使其行動趨予溫和，且仍與政府保持聯絡，以其會拿出必需的經費來維持召集達三天的國民衛軍。因而有位史家不免過甚其辭地說，六月二日事變是政變而非暴動。（註一）

情況演變與一年以前的大不相同。在八月十日事變時，整個政府與市府同時改組。雖然此種改組未能使革命權力滿足，雖然立法議會及新市府間之對敵馬上開始，可是新市政因佔有市政廳之故，始終可壓迫合於法統的權力。但在六月二日以後，暴動委員會幾乎毫無反抗地解散了。其人員之大部份，被安插在爲他們特設的巴黎郡監視委員會，在公安委員會的指導及經費支給之下，專負城廂及四郊政治警務之責。昨日之倡亂者，變成了今日的警務人員。

八月十日之暴動立即達到了牠的主要目的：把國王監禁在湯普爾堡。反之，六月二日的暴動者，只得到局部而不確定的勝利。吉倫德黨二十九名領袖，在理論上係被軟禁在寓所，都有一名警衛兵監視，但他們仍得自

由出入，接待賓客及舉行宴會。就在第一天即有十二名逃走，以後各天續有八名。（註三）仍然留在巴黎的，並未自認其黨已失敗。當時已有赦免的謠言，伐拉則則於六月五日以一封倨傲的信預先表示拒絕。次日，微尼奧亦用高傲的語調要求審判，並以斷頭台來恫嚇原告。

當暴動在進行的三日之中，公安委員會只知提出軟弱的調解辦法，現在因其漸增的責任之繁重，似已不知所措。在付出了暴動費用及將暴動領袖安插了以後，牠希圖不去實行他們所提出的計劃，而夢想恢復業經通過逮捕的二十九名議員在國民大會之職權。六月五日，牠令巴什向其即日交出控告被禁者的文件，（註三）『否則牠只好向國民大會宣佈並無此類文件存在』。顯然巴什不理會牠。公安委員會並不知道防止吉倫德黨之叛亂的最有效方法，便是堅決地叫他們履行愛國責任，勿使已成事實再有問題。起初，牠還要維持應予逮捕的克拉威埃及勒布朗兩部長之職守。六月十三日，牠才以德圖勒爾（Destounelles）代克拉威埃及勒布朗，六月二十一日，以德福爾格代勒布朗。同時，像是向溫派提出保證似的，牠使山嶽黨所信任的陸軍部長布碩特「辭職」，不顧羅伯斯庇爾之反對，而代以貴族波阿內（Beauharnais），幸其本人高明，拒而不就。（註四）這一切的任命都可看出丹敦主使的關係。受丹敦保護的內政部長加拉告訴我們說，丹敦確曾在委員會主張與被征服者交涉，以避免內戰。在此類交涉中確曾提及大救的話。

六月六日，巴累在國民大會宣讀一個重要報告，提出：取消在杜木里厄叛變後為實行徵兵律而設的郡公安委員會，他稱之為「無政府與報復之工具」；立即改組巴黎衛軍司令部，將其司令安利奧撤職，恢復出版自由，在國民大會中挑選議員派到被捕議員原郡去為質。他說：『丹敦最先表示這個意見』，事實上丹敦曾於次日擁護這種主張，同時，他對於波爾多之公民充份加以頌揚。這個過於靈巧的政策，只足以鼓勵吉倫德黨之反抗，甚至在巴黎亦起作用，而發生不易鎮壓的激動。六月六日，有七十五名右派議員簽名於表示不應威脅國民大會之抗議。（註五）簽名者中馬上有數名離開巴黎，幫助業已在逃的吉倫德黨去煽動外郡。六月十五日，議會不得不按名檢查，以召集候補議員的辦法來恫嚇缺席者。在巴黎，曾經參加暴動的人物，在說他們受了欺騙。

六月四日在哥德利埃俱樂部，七日在雅各賓俱樂部，丹敦很受攻擊。羅伯斯庇爾認為與吉倫德黨交涉，徒然喪失時機。他認為，假使內戰不可避免，便該充份利用機會來對付，務使無套黨感覺與此鬭爭有切身關係。

當暴動時，他曾在他的備忘手冊中記下了這麼明白的一段：（註六）『意志非集中不可。無論其為共和國的还是王政的。倘然要共和國，必須有共和派內閣，共和派報紙，共和派議員，及共和派政府。國內的危險且來自資產階級。要征服資產階級，非聯合人民不可。已往一切徒使人民受制於資產階級，徒以斷頭台來消滅共和國的保护人。資產階級已在馬賽、波爾多、及里昂得勢。在巴黎，倘使沒有這次暴動，他們也會勝利。所以這次暴動應該繼續，繼續到拯救共和國所必須的方法均經採用時為止。人民必須擁護國民大會，國民大會必得利用人民。暴動必須依據同一計劃逐漸擴張，無套黨應得金錢報價而留在各城市。必須使他們有武器，鼓動他們，教導他們，必須要用一切可能方法挑起共和的熱情。』

羅伯斯庇爾努力要使這個行動步驟實現，要一點一點地將其向公安委員會及國民大會提出。

六月八日，他對於巴累在兩日前所提出而經丹敦贊成的辦法，予以有力的駁斥。他說，反革命勢力已得勢於馬賽、里昂、及波爾多，在事變以前，巴黎亦屬如此。將安利奧撤職及改組其司令部，無異是否認六月二日之暴動，有激起新暴動的危險。取消郡公安委員會，即是解除共和黨之戒備，而予貴族以報復之機。起初，會場中對他報以激烈的喃喃之聲，可是在講完時，他博得熱烈的喝采。聖丹德累竭力擁護他說：『我們必須認清，是否有人會在藉口自由之下，來消滅自由。』勒仁（Lejeune）則責難公安委員會之懦弱與盲目。巴累與丹敦逐漸退讓，甚至主張延緩其所提出的辦法。密什勒說過：『要國民大會修正六月二日事變，即是要使議會本身衰弱。牠無異是承認曾經屈服於恐懼與暴力，無異是推翻牠在當日所為之一切。』

當事變證實了羅伯斯庇爾的遠慮時，當六月十三日得到諾曼底各郡的叛亂消息時，當必須考慮鎮壓叛亂之時，丹敦對巴黎才大加稱頌，並使議會通過一案，表示巴黎已救了共和國。從這一天起，右派寂然無聲，可是，公安委員會之遲緩與猶疑，助長了吉倫德黨叛亂發展。

這種叛亂是經過商議而有預定計劃的，甚至在五月三十日以前已然。五月二十四日，猶拉郡召集候補議員集合於布爾日，要組成一代行職權的議會。五月二十七日厄英郡也採納了這一着。五月十五日里昂議員沙塞寫信給其友杜博（Dubost）說：『這是個關係生命與財產的事件。所以該動手，鼓勵你的朋友起來。』五月二十五日，波爾多各區在大會席上，討論徵集軍隊開往巴黎的計劃等等。

巴黎暴動的消息，只是加速及擴大業已開始的運動而已。吉倫德黨的領袖們，已彼此把職務分配好了。他們的史家佩魯（Claude Perroud）說：（註七）『他們之逃走，係由於曾經詳加討論而彼此同意的計劃，他們自己也承認。』

逃回歐爾郡的蒲佐，向郡人聲言馬拉不久要獨裁而有新的屠殺。六月七日，他使該郡決定徵集四千人的軍隊。六月九日卡爾發多斯郡繼之而起。牠把國民大會派往佈置沿海防務以抗英國的議員羅姆（Romme）及普里歐·得·拉·馬恩二人逮捕。由於杜沙特爾（Duchatel），梅伊盎（Meilharn），及克爾微勒諸人之煽動，布勒塔尼各郡——樊尼斯特爾、伊埃微嫩、科特杜諾、摩畢盎、馬伊盎——起而與歐爾及卡爾發多斯二郡結合，組成一大議會，以抗壓迫。卡恩變成了吉倫德黨西部的首都。舍爾堡沿岸方面軍司令泳普方帶着兩團騎兵投向叛軍。他又得着在布勒塔尼所徵集的三營優秀軍。據當時參加在他們一方面的服爾迪埃（Vaulhier）說，組成這三營的份子，『並非衣服襤褸而不整潔的布勒塔尼人，而全是來自累內、洛連、及布勒斯特等處優秀家庭的青年，服裝整潔，配備完全。』

波爾多於六月七日遂出議會特使伊尚及達的古瓦特，六月九日下令徵集郡軍一、二〇〇人，召集業已舉事之各郡代表定七月十六日會集於布爾日，奪取解往發放海軍及殖民地的三五〇、〇〇〇鎊（Piaſtie），（註八）六月二十七日再遂議員特使馬迪歐及特勒伊雅，他們係奉公安委員會之命帶有條款來進行調解的。最後，六月三十日由格蘭治魯夫執筆致函政府主力軍統帥屈斯丁，請其加入。可是屈斯丁以愛國的斥責，答覆格蘭治魯夫。

叛亂暫時波及於整個南部。士魯斯釋放王黨出獄，而代之以馬拉派。牠徵集有一千人。拉波·聖特稽益業已到達的尼姆，則封閉俱樂部，解除馬拉派的武裝，而將他們下獄。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即已公開叛亂的馬賽，截留應開往意大利方面軍六千人，而與南部各城市聯絡。

士倫於七月十二日起而反抗議會特使培勒及波維 (Beauvais)，二人被迫着手握聖燭，當衆謝罪（譯者按：公開犯罪者，須當衆攜燭到教堂奉獻），然後被囚於拉馬爾格堡 (Lamalgne)。海軍大將托羅哥夫 (Trogoff) 及領塞各羅 (Chausse-Gros) 也加入這運動。五月中旬經巴俄利 (Paoli) 煽動的科西嘉島，選出了特別議會，仍在法國人民手中的只有巴斯的亞 (Bastia) 及幾個港口。（註九）

南部之叛亂與里昂之叛亂有密切聯絡，而里昂之叛亂在法國東部及中部亦有其分支。里昂之吉倫德黨對於羅伯林德從巴黎帶來的妥協條件未予理會，他們將凡有同情山嶽黨嫌疑的人下獄。在里昂某幾區中，雅各賓黨工人是爲數很多的。爲着要以恐怖打擊他們起見，吉倫德黨把他們的領袖沙利爾判死刑，於七月十六日執行。里昂軍隊司令之職，則授予曾經亡命的普累西伯爵 (Comte de Prégny)。

到六月中旬，公開表現叛變的，達六十郡之多。幸而邊境各郡仍忠於國民大會。實則亂事嚴重性並不如表面這麼厲害。叛亂之發生，主要的是由於大資產階級得勢之郡或縣政府所造成的。至於民衆份子較多的公市，一般對之甚爲冷淡或敵視。倡亂的行政機關下令徵集武力時，即遇有最大的困難。富人既未能改善窮人的生活，故工人及工匠不願爲他們犧牲。雖經吉倫德黨議員商旁及李敦之一再呼籲，波爾多人應徵者不過四百人。七月七日，當泳普方在卡恩檢閱國民衛軍而向其徵集志願兵時，應聲而出的只有十七人。

聯邦主義的叛亂，不僅遭遇到民衆之冷視與敵對，就是他們的領袖們，雖然說得響亮，然對於他們的主張亦缺少信心，自始即現分裂之勢。

仍然忠於共和主張的一派，對於外敵之侵入及汪德郡之亂，不能不懷焦慮，焦慮即破壞了他們的行動。有野心的人，因爲見拒於人民，轉而乞助於福楊黨，甚至乞助於貴族。在卡恩的泳普方是個顯著的王黨，當一七

九二年九月迪昂威爾被圍時，他曾與敵人勾結，現在他勸吉倫德黨借助於英國。吉倫德黨議員雖反對他的主張，但仍任其居司令之職。他的參謀長是普伊伯爵（Comte de Puisaye），在叛亂失敗以後，逃往參加汪德黨，與之同行者，有卡爾發多斯那總檢察官青年布剛倫格累（Bougou-Longrais），他是沙洛特科克（Charlotte Co-day）的朋友。

里昂的普累西，派達德斯到瑞士去求助於柏恩人及薩底尼亞人。八月四日，在日內瓦為薩底尼亞王主持間諜工作的美斯忒爾（Joseph Maistre）答應在亞爾卑斯山方面予法軍以牽制，事實上這一着是執行的。然而里昂的王黨仍然隱匿他們的旗幟而不敢如士倫那樣宣佈路易十七為新王。（註一〇）

在此最初的數日中，國民大會雖不免表現見識短淺，但牠能出之以有力而靈巧的手段來從事鎮壓。牠通過控劾令去打擊倡亂的吉倫德黨領袖，將叛亂各郡的行政人員撤職，將歐爾郡首府從艾夫魯移至柏爾內，添建服克呂茨（Vauluse）一郡，以使亞威農利益與馬賽利益分開，又從倫·埃·洛瓦郡分出一個洛瓦郡，使聖特稽城來對抗里昂城。（註一一）

國民大會小心地將主犯與誘從犯分開。六月二十六日，羅伯林德使議會通過予參加叛亂的行政機關以三日寬限，俾其改悔。這個聰明辦法使亂黨陣綫易於破壞。六月十四日被撤職的索姆郡行政人員即前來解釋。六月十七日，公安委員會將他們遣回，未予懲責。聖勒斯特在其關於業經「明令逮捕」的議員之報告中，表示顯然的溫和態度。他在七月八日報告時說：『並非全體被禁者都有罪，其大部份是被誘從的。』他將他們分為三類，列入叛逆者九人：巴巴盧、柏哥、畢羅、蒲佐、哥爾薩、蘭瑞內、盧末、佩迪昂、及塞爾；列入從犯者五人：加的、盎（Garden）、戎索內、加德、莫勒服爾、及微尼奧；其餘被利用者十四人，他主張他們仍得出席國民大會。這個溫和態度足以安定意見浮蕩的人。

尤可注意者，山嶽黨明白了必須依照羅伯斯庇爾的計劃，以物質上的滿足使民衆來擁護。因此他們使議會通過了三大法律：第一，六月三日之律規定亡命者產業出賣之方式。此類產業應分為小塊，庶貧窮購買者亦得

於十年內付清。第二，六月十日之律，規定公布田產之分配。分配原則係依照居民人數平分。這一着所處理的田產達八百萬亞盤，（註二）值六萬萬鎊。第三，七月十七日之律，規定即令有原始契券可稽之封建權利及負擔，亦須無贖價地廢除，於是封建統治一掃而光。現存的封建契券亦應燬滅，以防土地被奪去的業主將來希圖恢復。故此，在農民看來，吉倫德黨之倒是決然地完成了土地之解放。

六月八日通過增加公務人員俸給的法案，強迫募債十萬萬鎊之舉頗使中等階級不安。爲使他們安心起見，議會於六月二十三日根據羅斯庇爾之動議通過一案，凡已婚者收入在一萬鎊以內，未婚者收入在六千鎊以內者，皆不擔負。（註四）這是個分化吉倫德黨勢力之合宜的方法，組成此勢力的大多數爲小康階級，倘能寬待他們，則可把他們拉過來。

這個精神攻勢之得以完成而勝利，係由於迅速地通過一很自由的憲法，對於吉倫德黨之攻擊獨裁一點，這是個很好的答覆。（註一四）按吉倫德黨多塞原先所提出的憲法草案，行政會議具有大權，由人民選出，離議會而獨立；現在這個由艾羅·得·塞舍爾起草的山嶽黨憲法，則將各部部長隸屬於國民議會。關於議員產生法，新憲法反對康多塞之兩級選舉制，放棄很複雜的按名單投票制，而採用直接普選制，以取決於絕對大多數。

惟行政機關仍由選舉人會選出，選舉人會更向議會提出八十三候選人名單，議會就中選出二十四人組成內閣。最後，這個山嶽黨憲法規定普及教育，保證生存權利，宣戰則須取決於全國人民。此憲法經過全國人民之批准，結果贊成者爲一、八〇一、九一八票，反對者爲一七、六一〇票。（註一五）尙有一〇〇、〇〇〇票雖表示收受，但須予以聯邦主義的修改，要求開釋二十二二人及十二人，即指在捕禁之議員，廢止他們被禁以後所通過的法律，召集新議會，召回議會特使，取消穀物最高限價令等。這次全民投票到處都表現吉倫德黨之瓦解。但是他們之被打倒，仍有待於七月十日成立的第二次公安委員會。普伊最統率的諾曼底叛軍向巴黎進發，七月十三日在維龍附近的布累古（Brécourt）遇着一支巴黎義勇軍，被其幾炮轟散了。被派往卡恩去的羅伯林德，用最溫和的懲罰手段，迅速地使這一帶平靜下來。

波爾多的抵抗比較久一點。伊札波 (Ysaubeau) 及塔利安二人本已一度進了城的，但到八月十九日不得不躲到雅各賓黨得勢的拉累奧爾 (La Réole) 去。但是波爾多無套褲黨得勢之各區，因受議會特使之鼓勵，於九月十八日推倒了吉倫德黨市政府，於是懲罰開始。

在東南部，一度有大危險，即馬賽及尼姆之叛軍，有與里昂叛軍聯絡之勢。尼姆叛軍進抵聖特斯普里橋 (Pont-Saint-Esprit)，而馬賽叛軍由老軍人威弩夫圖累 (Villeneuve-Tourette) 統率，已渡過杜藍斯河 (Durance)，進佔亞威農，直達奧倫治 (Orange)。好在德朗郡仍忠於山嶽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六日，亞德世、德朗、加爾、及步什杜倫等郡俱樂部之代表，開會於發蘭斯，以柏依安 (Claude Payan) 爲會中之中心人物，籌商抵禦之策。卡多 (Carteaux) 帶領亞爾俾斯方面軍所分遣的一部份軍隊——波那帕脫 (Bonaparte) 這時即在此軍中服役——恰於時趕到。他收復了聖特斯普里橋，截斷尼姆人及馬賽人之聯絡，驅馬賽人南退。他於七月二十七日佔領亞威農。八月二十五日入馬賽城。剛好防止馬賽落入威弩夫、圖累所乞援的英國人之手。可是兩天之後，英軍進佔了土倫，係應海軍上將托羅哥夫及預塞各羅之請，並以法國之最好艦隊交給了他們。要克復土倫，須經過長時間的圍攻，一直遷延到十二月底。

里昂是孤立了。可能予以援助的猶拉郡及厄英郡，已迅速地經議會特使巴薩爾 (Bassal) 及加尼埃·得·聖特 (Garnier de Saintes) 平服，他們在科多爾郡及督郡徵集了一個二、五〇〇人的小軍。但里昂較波爾多更爲頑抗。八月二十二日杜霸·克藍塞開始炮轟，亦不能使其屈服。牠和勒福累 (Le Forez) 的交通仍未斷絕。直到九月十七日，經庫通、梅涅 (Maigne)，及沙多諾夫·蘭敦 (Chateaufort-Randon) 諸人從剛達爾、亞未隆、普伊·得·多姆 (Puy-de-Dôme)、及上洛瓦等郡調來國民衛軍，才完成其包圍。里昂抵抗直到十月九日。普累西與一小羣人逃往瑞士。事後之懲處是很可怕的。

叛亂較爲危險的區域，是仍然有很多王黨的地方。在與共和國共存亡的山嶽黨及勾結敵人的王黨之間，不難有第三派存在。假使表現失意政客之忿怒及階級自私觀念的聯邦派叛亂勝利，結果一定是恢復王政。

汪德郡王黨之叛亂，業已逼着國民大會傾向恐怖政策，換言之，即傾向中央權力之獨裁及自由之廢止。吉倫德黨之叛亂使牠朝這一方面更進一步。在以前，只有王黨是嫌疑犯。現在則曾爲革命黨之重要份子，也屬於通敵者之列。嫌疑犯範圍逐漸擴大。要辨別公民之好壞，日見困難。假使最先推翻王政而主張共和的人，如微尼奧、布里索、蒲佐、及佩迪昂等都成了叛逆，又怎麼去辨別誰是真愛國者及真誠的自由之友呢？因而產生了這樣的一個主張：共和國時代有所活動的，任何時候都得受監視與檢查。各俱樂部開始清黨。各行政機關亦應如此，經過一再澄清以後，革命人物數目日益減少。資產階級既是擁護吉倫德黨的，那末他們便是可疑份子。有財產即屬有貴族嫌疑。革命黨不久便限於一個狂熱、嫉妬、而有活力的少數。總之，惟有這少數派才主張獨裁及暴力。但是，這個雅各賓派少數卻能以祖國的大名義來掩飾其行動，這個祖國便是他們自承要去保衛及救護的。

(註一) 六月二日事變，當時人祕之爲『六月二日革命』，史家多沿用之。著者所謂某史家，大概是指巴里則(G. Pariset)。巴氏在其所著法國革命史(列入 *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第二卷，一九二〇年出版)中一一——一三頁中詳細說明此次事變只可算是政變，且爲以後各次改變之先例。

(註二) 六月二日逃走者有布里索、蒲佐、商旁、哥爾薩、格蘭治魯夫、拉里威厄、拉索斯、李敦、盧宋、勒札治、刺臘、及薩爾十二名。此後陸續逃走之八名爲巴巴盧、柏哥茲、畢賴朵、加德、克爾維勒剛、蘭端內、莫勒福爾、及佩迪昂。

(註三) 巴什時爲巴黎市長。

(註四) 布碩特仍爲陸軍部長。

(註五) 六月六日簽名者僅五十五人，十九日又有二十人，共爲七十五人。十月三日因亞馬爾之報告，均經下獄；繼因羅伯斯庇爾之反對，得以不死。

(註六) 羅伯斯庇爾的備忘手冊(*Carnet de Robespierre*)是他死後在其遺物中發現的，馬迪厄將其印出並詳加註釋，見其所著Robespierre terroriste (一九二二)中。

(註七) 佩魯編訂有羅蘭夫人書信集二卷(一九〇〇年)，羅蘭夫婦婚前書信集一卷(一九〇九年)，布里索回憶錄兩卷(一九一〇年)。

(註八) 彼(Piastre)是一種通行於殖民地的銀幣，約值五佛郎。

(註九) 科西嘉島是一七六八年由熱那亞割歸法國的，人民希圖獨立。以巴俄利爲領袖，這個運動與聯邦黨及王黨之亂本屬無關。但牠是利用這個機會爆發的，得有英國之助，聲勢浩大，卒使該島落入英人手中，直到一七九六年始得收復。

(註一〇) 土倫爲法國三大海軍根據地之一，王黨份子頗多，海軍大將托爾斯夫及碩塞各屬也是王黨，故有以艦隊及要塞降英之舉(八月二十八日)，並宣佈被禁於丹普爾的八歲太子爲法國國王路易十七。

(註一一) 馬賽爲步什杜倫郡首縣，服克呂英郡即從步什杜倫郡分出而以亞威農爲首縣。倫·埃·洛瓦那以里昂爲首縣，分爲兩郡後，里昂爲倫郡首縣，聖特羅塞爲洛瓦那郡首縣。

(註一二) 亞盤(Arpent)是舊制度時代丈量土地的標準，其大小並非全國一致，每一亞盤有多至五十或少至三十安(Are)者，每安約合十平方呎。

(註一三) 強迫募債十萬萬鎊案是五月二十日通過的。這是一種累進的戰時公債，收入在一六〇〇鎊以下者免徵，過此則按收入之多少爲比例。六月二十三日案放寬這個標準，但結果不佳，到八月十九日爲止，僅達預定數目的五分之一。九月十三日，議會再度通過新標準：獨身者限一千鎊，已婚者二千五百鎊，子女每人一千鎊，收入多過此數者，其負擔按比例累進。

(註一四) 國民大會之責任本在制憲。開幕不久即組織有制憲委員會(一七九二年十月十一日)，委員九人，吉倫德黨佔優勢。委員會工作頗爲遲緩，一七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始由其報告人康多塞提出其所擬草案，雅各賓黨對之表示不滿。次日，議會通過將此草案付印。四月十七日始開始討論，當時正是內外多故，故議會未能集中力量來對付。山嶽黨不願有一個吉倫德黨憲法，五月三十日使議會推出艾羅·得·塞舍爾、拉美爾(Lameth)、聖羅斯特、庫通、及馬迪歐五人附屬公安委員會，負責提出新草案。他們進行甚速，六月九日即將新草案提出公安委員會，次日，經委員會採納，由艾羅·得·塞舍爾出席議會報告，是爲山嶽黨憲法草案。議會討論這個草案，僅費十三日——六月十一日開始，二十四日完畢，計權利宣言三十五條，憲法本文僅一二四條，是爲一七九三年憲法。

(註一五) 六月二十七日議會議決新憲法須經全國人民接受，由各初級議會及海陸軍代表投票取決。巴黎投票在七月二日及四日舉行，各郡則於七月十四日及二十二日舉行，預定須於八月十日節宣佈結果。八月九日所得結果，雖不完全，但已表示其可經全國接受。若干地方之初級議會未能如期舉行，有遲至一七九四年四月者。著者所採之數字，係根據一七九四年正月二十日之結果，反對者一一六一〇票，原文誤作一七六一〇票，英譯本同誤。

第二章 大公安委員會之初期（一七九三年七月）

以坎蓬、巴累、及丹敦爲中心的第一公安委員會，係在杜木里厄叛變以後，於一七九三年四月六日所組織的，因其不斷的錯誤，於七月十日終結。牠與聯盟國進行無益的祕密交涉——係以普羅利、馬修斯（Matthews）、及德波特諸人爲居間人——而損害共和國的聲威。牠既不能在邊界逐走敵人，又不能防止汪德黨及聯邦派亂事之可怕的擴大。牠容許屈斯丁之傲慢，寬恕他在亞爾薩斯之戰敗，且不顧布碩特之反對，而任命他爲法國主要軍團的北路軍之總司令，而他使此軍毫無所動作。委員會對於軍需承包人之無恥的侵蝕，既不能亦不願加以懲處，甚至在委員會中有人庇護他們。對於財政問題及生活高漲問題，牠都不曾予以有效之處置。牠所提出收回流通指券之惟一比較有效的辦法，只有一七九三年六月七日通過的法令，規定購買國產者倘能預付地價，則可得每年應付數目百分之〇·五的獎金。此法令又特許各縣徵收員得將根據購買國產者應付地價之國有債權出賣。此類用指券購得的債權，變爲利息百分之五的債券，持卷人希望將來在還本時，可向他們已代之購付每年地價的購置國產人收回現金。這辦法是巧妙的，可惜太遲了，因爲這時對於紙幣及國家信用的信仰，業已動搖。此令執行雖得收回若干指券，但在比例上對於每天在高漲的貴生活，仍是不能發生什麼影響。領導不滿足之羣衆之忿激派，當六月底通過憲法時，在從事激烈的煽動。查格盧向議會陳遞一個恫嚇的請願書，巴黎碼頭上的肥皂船被搶劫。公安委員會似乎已不能維持首都的秩序。最後，在七月初，發現一個曖昧的王黨陰謀，牽涉德木蘭的朋友及保護者底養將軍，（註一）行爲本不甚可靠的丹敦與德拉夸因此更使人懷疑。

七月十日用唱名投票法選出的新公安委員會，只有委員九人：聖丹德累、巴累、加斯巴朗、庫通、艾羅、得·塞舍爾、杜里奧、普里歐·得·馬恩、聖鞠斯特、及羅伯林德。（註二）他們受命採用其前任所未能採取的有效方法，以挽救大局。一般而論，他們都是滿懷善意的，但在共同政策上彼此未能完全一致。聖丹德累、庫通、

艾羅、普里歐·得·馬恩四人與聖翰斯特形成委員會之左派。他們深信目前的統治，必須與集結在各俱樂部的革命份子始終取得聯絡，滿足他們的要求，供養並扶助爲飢寒所迫的城市無套褲黨，鎮壓叛逆，更換高級軍事人員及行政機關。總之，要倚靠民衆階級來終止混亂局面，統一事權，而使一切服從。他們準備實行階級政策，因爲曾經吉倫黨所誘導的富人，逐漸與革命隔離，甚至傾向王黨。但是他們的同僚如杜里奧、羅伯林德、及加斯巴朗，則嫌他們過於急進，恐怕過於高壓可使整個資產階級投身反對派而增加困難，有系統地撤換貴族將領，則足以損害軍隊力量，因爲他們相信此輩將領仍是不可少的。至若富有天才的巴累，則依情況而忽左忽右。

公安委員會內部不能一致，自始即已表現。七月十一日，左派委員接連提出一切強硬辦法。聖丹德累提議將進討汪德郡軍司令比隆撤職。庫通舉發議會特使畢羅宋及沙塞之助長里昂叛亂。他更提議下令逮捕所有倫郡（Rhone）之議員，及宣布畢羅宋爲法外之人。（註三）國民大會亦通過一個類似的法令。次日，委員會爲對革命派提供新的保證起見，令屈斯丁立即回巴黎來答覆關於其軍中情況之質問。可是就在這一天，委員會在布碩特身上遇着一次失敗。布碩特提出任命迪特曼（Dittmann）爲比隆之繼任人，爲國民大會所拒絕。國民大會根據坎蓬提議而任命培塞爾（Beysser），但他不久因與聯邦黨勾結而被撤職。在這一次會場中還有一件更嚴重的事件，沙波原已使議會通過一案，令各郡行政機關將所收到右派議員之信件送交各委員會；而杜里奧不願委員會中同僚之意見，使議會將此有力步驟推翻。他說：『這個法令只足以促成分裂，而我們現在應該努力團結。』杜里奧不同意庫通的主張，而忠於其友丹敦之調和政策，不願加重吉倫黨議員所應負的責任。

大委員會之開端就是如此，誰也難預見其以後進展如何。可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在向前逼迫牠。拉札爾·卡諾（Lazare Carnot）說：『革命黨並非生就的，而是變成的。』事實上，這批人是被迫而採納獨裁制的。他們本沒有希望如此，也沒曾預見到如此。意波利特·卡諾（Hippolyte Carnot）也說過，（註四）恐怖統治是『因窘極而有的獨裁制』，他的話是絕對不錯的。

七月十三日，艾羅·得·塞舍爾代表大委員會出席報告些不好的消息。康兌缺少糧食及軍需品，大概要被

迫投降。很受威脅的伐侖西恩，也會遇着同樣的命運。議會尚未散會，又得到沙洛特·科兌刺死馬拉的消息。這位偉大的科內伊之後人，是個徹頭徹尾的王黨。她常讀國王之友及小哥迪爾報 (*le petit Gaucher*)。是王黨，但不是恪守教規的。她不參加禮拜儀式。在將就刑時，她亦拒絕牧師爲她懺悔。她認爲吉倫德黨之叛亂是恢復王政的途徑。她具有古羅馬人的精神，當泳普方在卡恩檢閱國民衛軍而徵求志願兵時，她親眼看見卡恩人之不願投效，甚爲忿慨。她決定要給這班懦夫們一個教訓，才來行刺一位被認爲最仇視財產的山嶽黨，一位數月來被吉倫德黨控爲無政府黨及吃血者的人。她對裁判官說：『我殺了一個人，爲着要救十萬人。』(註五)

沙洛特深信她已消滅了無政府黨，即山嶽黨。她却反而給了牠新的力量。

當晚在國民大會，沙波說這位人民之友被刺事件，是王黨與吉倫德黨陰謀的結果，此陰謀原定於次日，即七月十四紀念日爆發的。他使議會通過逮捕沙洛特事前曾走訪過的德俾累。庫通認爲王黨與吉倫德黨希圖解散國民大會，救出年青的太子，以便擁之爲王。他主張逮捕卡爾發多斯郡的議員，及將業已逮捕之吉倫德黨議員解送革命法庭。這班人應替馬拉償命。可是在這一次，公安委員會又表示分裂。前一天曾保護因通信關係而受威脅的議員之杜里奧，現在又反對逮捕卡爾發多斯郡議員案，並得有德拉夸之擁護。國民大會雖僅通過逮捕福失一人，但牠不久仍須在膺懲途徑上更進一步。

在下層階級中，馬拉很得民心，對於他們的困苦，他常表示質樸而誠懇的同情。他之暴死激起了深刻的感情。本達波爾代表雅各賓黨發言，要求予這位自由之殉道者以入國葬所的榮譽。羅伯斯庇爾藉口該先替犧牲者報仇，費了大氣力始將這個主張打消。七月十六日，國民大會整個的參加馬拉的葬儀。這位人民之友葬在杜伊勒里宮花園中，埋在一箇點綴着白楊樹的人造洞中。他的心則懸掛在哥德利埃俱樂部大廳中。接連有幾個星期，巴黎各區及外省城市之大多數，都在爲他舉行追悼會，每次都有報仇的呼聲。他的半身像連同勒俾勒迪埃及沙利爾的半身像，陳列在各俱樂部及共和黨集會處的牆壁間。

血債要血來償付。沙利爾之死刑及馬拉之被刺，突然發生，相距不過三天，於是主張以恐怖手段去鎮壓通

敵的反革命派的人，更有有力的理由。犧牲者必須報復，必須使愛國領袖之生命不受貴族刀尖之威脅，軟弱而寬容的態度必須終止！

民衆領袖如勒克雷克、查格盧、及華爾勒諸人競爭着要繼承馬拉，其實馬拉在生時曾責斥他們之反革命的誇張。查格盧忙着於七月十六日發行一繼續馬拉之刊物的報，竟敢稱之爲「人民之友馬拉蔭底下的法蘭西共和國之政論家」(Le Publicist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 l'ombre de Marat l'ami du peuple)。年輕的勒克雷克亦起而競爭。他於七月二十日刊行「人民之友」，即借用馬拉最初所辦的刊物之名。

忿激派以前是沒有機關報的，現在有了兩個。勒克雷克急起攻擊商業貴族。他認爲物價之貴是富人陰謀的結果。他斥責「這班公共強盜，竟在法律保護之下，享用其劫掠之果」；而且他說人民竟能如此「忍耐而良善，對於這一小羣暗殺犯不予打擊」，殊爲怪事。(見其七月二十三日一期)。他主張以死刑對付在日用品上投機者。查格盧馬上倣效他，還有更進一步的，艾貝爾感受這危險的競爭之威脅。爲着維持其父杜舍內報之聲譽起見，亦起而與那些自稱人民之友的繼承人競爭。七月二十日他在雅各賓俱樂部嚷道：「倘使要有人繼承馬拉，倘使要再有一個犧牲者，而這個犧牲者已準備一切及接受一切，這個人便是我！」他雖未放棄其本人對於憤激派領袖之敵意，但他已逐漸採納了他們的主張。在他的報紙之二六七期上面，他主張各地應將嫌疑犯關在教堂裏。爲供應城市糧食起見，國家應奪取這次收穫，而另外償付農人。麥、酒、及各種物品，應依照人口比例來分配給各郡。

這類足以激起巴黎各區暴動的煽動，正發生在一個合宜的時機。正在這七月底，糧食缺乏更爲尖銳。布勒塔尼及諾曼底各郡的叛亂，斷絕了他們對巴黎糧食之供應。麵包店前一清早就有人結隊等着。市場上已有紛擾。情況如此嚴重，公安委員會及治安委員會只得於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夜舉行聯席會議，以謀緊急處置。

公安委員會已感難於應付的威脅。俾約發楞及科洛得蘭使議會通過七月二十七日嚴禁囤積之有名法令。所謂囤積居奇壟斷，係指商人不使商品及必需貨品自由流通之行動，「不按日將其公開出賣」，及任何個人